

中國
國文教學論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幾張油印的講義（或現成的國文課本），在課堂上逐字逐句的講解。下面聽講的學生真是七零八落。那種精神渙散的樣子，實在叫人看了短氣。坐在前面的幾個學生，雖然「一心以爲鴻鵠將至」，表面上總算還在那裏看講義。至於坐在後排的學生，有的在講義旁邊放着一本英文教科書，自己在那裏閱讀；有的低着頭做他的算學題目；有的女生還在桌子下面打手工；有的偷看小說；有的簡直睡着了。教員勉強強，敷衍完了，一點鐘，夾着講義去了；學生也就一闕而散。試問這樣研究國文，究竟有何結果？

有一天我去參觀一個私立學校，看他們上了一個國文課，心裏覺得煩悶非常；出了校門，信步走過一家小茶館門口，看見一個「說書先生」在那裏指手畫腳的講故事。下面十幾桌人喫茶，座位擠滿，一個個整頓全副精神，望着「說書先生」的臉孔，聽他說書。我覺得那時茶館裏幾十個人的心思已經打成一片，人人忘卻自己，隨着「說書先生」的意向，忽悲忽喜。那個「說

書先生」也不知不覺把他的真人格完全流露出來。（這種人格不一定是好的，不過魔力很大，能使幾十個未受教育、不守秩序的粗人變成鴉雀無聲、正襟危坐的聽者。）我在茶館外面立了五分鐘，不覺發生許多感慨。我覺得學校裏面的國文教員如果都有這位「說書先生」那樣的魔力，那就好了。爲什麼教授國文不能像說書這樣有趣？

對於這個問題天然的答案，就是「國文的教材與說書的材料不同。」說書先生處處體貼聽者的心理，所選材料都是極有趣的。國文教員只憑着個人的主見，選些教材，對於學生的心理不大注意，所以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說書先生所講的，都是聽者所欲詳知而尙未知的材料；所以人人整頓全神，伸直頭頸，目不轉睛，聽他演講。國文教員所講的，多半都是學生已經懂得，不用瑣碎述說的。一篇油印的講義，學生只要五分鐘或十分鐘，就看完了。縱使其中有一兩個不認得的字，或一兩句費解的話，教員只須把這一兩處特

別提出說明一下，也就夠了，何必逐字逐句的解釋，白白花費一點鐘可寶貴的時間？倘使能够預發講義，學生在上課以前，把不認識的字或不易解釋的句子先行研究一下，上堂的時候更不用費許多時候去逐字講解。在茶館裏聽說書的人，因為自己不認識字，所以不能全靠耳朵去聽。中學學生都是認得字的，有了書可以自己去看，用不着以耳代目，事事勞動教員的脣舌。教授國文專用注入式的演講，是很不經濟，而且很無味的。

胡適之先生主張用看書來代替「講讀」，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如果希望學生對於國文一門有一點確實的心得，除非把「被動的聽講」改成「自動的閱讀」不可。中學學生如果自己不去看書，全靠每天在講堂上聽先生講解幾句古文，那是沒有什麼大進步的。不過教員對於學生看書，須加積極的指導，萬不可專取放任主義。不加指導的閱讀，是要發生流弊的。並且學生閱書以後，沒有一個研究討論的地方，興趣也要減少。我們所看過的書，如果

經過一番討論，必定了解得格外清楚，記憶得格外真確。否則，煙雲過眼，隨看隨忘，也就沒有多大用處。譬如一個教員指導學生們去看一種文學書，看過之後，就應該在講堂詳加討論，究竟這一種書的好處在那裏？全書的佈局如何？那一處是書中最要的關鍵？全書可分多少段落？每段之內有幾個要點？怎樣入題？怎樣發生轉折？那幾處文字特別有精彩？用字造句有什麼可以特別注意的地方？沒有？有許多地方，學生閱讀的時候，不曾十分留意，被先生幾句話提醒，不覺恍然大悟。有時候，先生不曾留意的地方，學生也可以特別提出討論。學生如有特見，先生應當加以鼓勵，爲之表揚，萬不可裝出一副學問非常淵博的嘴臉，表示你們所講的早已在我腹中，一點不覺得出奇的样子。學生的研究精神和討論興趣，須由教員慢慢地培養成功的。

閱讀要分兩種：一種是「精讀」，一種是「略讀」。照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所下定義，所謂「精讀」，乃由學生詳細誦習，反復研究，其大部

份須於上課時直接討論。所謂「略讀」，乃由教員指定書籍數種，令學生自修；閱讀之時，參用筆記，但求得其大意，便可認為滿足；上課的時候，只須提出要點，酌加討論而已。

精讀的資料就是各種模範文。初中第一年所用教材，語體文應較古文爲多；第二年語體文與古文各半；第三年古文應較語體文爲多。爲什麼緣故？初級中學還要選讀語體文呢？因爲課程起草委員會認定在小學校內，以教語體文爲原則；高級中學以多閱古書爲原則。初級中學的國語一科，一方面須與小學國語課程相啣接，一方面須爲學生建立閱讀古書的基礎，所以應該逐漸由語體文過度到古文。教材裏面語體文逐年減少，古文逐年加多，就是這個緣故。

略讀的資料，就是各種文學作品，尤重近人著作。這是初中國語課程與高中國語課程微有不同的地方。因爲高中偏重讀古書；初中偏重讀近人的

著作。（此係專就略讀的資料而論）初中略讀的資料分「散文選本」「小說、戲劇諸類」課程綱要中，已載有略讀書目舉例一紙，此處不再重複述說；不過有幾個地方應該略略說明一下。

（一）近來的人很有一種誤會，以為提倡語體文的人都不主張讀古書。其實所謂「文學的國語」決不是毫無剪裁的白話。有文字價值的語體文是經過一番陶冶的。中國的古書和西洋文學作品都可以幫助文學上的陶冶。提倡語體文的人似乎也應該提倡讀古書。胡適之先生不是提倡國語文學最力的人嗎？試看他所作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裏面所開自修書目，就知道他絕不反對讀古書。再看胡先生所擬高中中國語教材，幾乎完全取材於古書；不過對於古書，要加一番整理罷了。「讀古書」與「作語體文」儘可並行不悖，並不是讀了古書就非作古文不可的。中學校學生也不妨練習用文言作文，但是主張非古文不作，那就錯了。「生在二十世紀的人，想拿秦漢

或唐宋的文字來發表思想，總不免有太籠統或不正確的弊病。」——這句話我從前不大相信；近來看了許多「古文家」所發表的言論，使我發生反感。他們的文字確實有些太籠統或不正確的毛病，——一半由於思想上缺少精密的訓練，一半由於文字上受了拘束。初中學生國學根底淺薄，還是多做語體文的好。

（二）初中國語課程中略讀一項採入各種小說，很有許多人對此懷疑。其實中學校學生很少不看小說的；不過從前是偷看，現在是公開的閱讀。學生偷看小說，毫無選擇能力，往往購閱有害於青年身心的壞書。看小說如果公開，教員就可加以指導，使學生以文學眼光去辨別小說的好壞。這樣辦法，既可增進他們文學的興趣，復可以使他們少看壞書，豈不是一件有益處的事體？胡適之先生說：一個中學校學生在畢業以前要看二十部以上的小說；大家都覺得，因為時間的關係，恐怕做不到。但是我們實地調查一下，中學

校的學生在年暑假內，看俠隱記、續俠隱記、天方夜譚這類的小說，平均每年閱看六七種，實在沒有什麼爲難。因爲每年暑假年假合起來，差不多有三個月的光景，每個月看三四本小說書，究竟有什麼稀奇？如果每年平均能看六種小說，初中高中合起來，共有六年功夫，六年之內閱看二三十種小說，不算什麼奇事。何況除了年暑假外，學生也還有看小說的機會呢？所以胡先生所定標準並不算十分高。不過我們對於新小說要加一番選擇，只把有文學價值的紹介給學生看。對於舊小說更要加一番整理，許多不相宜的地方，應該把他刪掉，並且加上新標點，細分段落，另行出版，以供學生閱看。歐美中學校裏所閱小說，也多經過刪節的，天方夜譚就是一個好例。

在初級中學裏面，國文與「國故」不能完全混爲一談。國故的範圍很廣，有的屬於歷史，有的屬於哲學，有的屬於公民，所以應該分開研究。我們不能把一切國故都歸納到國文裏面去。初級中學教授國文的目的不過下列

三項：（一）使學生有自由發表思想的能力。（二）使學生能看平易的古書。（三）引起學生研究中國文學的興趣。至於整理國故是高等專門以上學校的責任。這一副千斤重擔，初級中學的學生是萬萬挑不起的。要知道初中第一年級學生的年齡，不過和從前高小第三年學生一樣。初中畢業的時候，也不過達到舊制中學二年生的年齡。國人對於初中學生期望太高，往往想把經史子集一起都叫他們去研究，「揠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我想初中學生看看孟子、左傳，是做得到的；要他講解大學、中庸，就不行了。試問對於一個十三四歲的學生，要他了解程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的哲學，和朱子所謂「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的明德，如何能夠不發生困難！不要說大學、中庸，就叫他們去讀孟子，遇着什麼「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和什麼「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恐怕

也有些莫明其妙。從前讀書，只要能够背誦，書中意義能否了悟，似乎無關緊要。現在的教育注重興趣，學生所讀的書，總以能夠澈底了解爲是。所以從表面上看起來，學生所讀古書比從前少得多；但是我們希望初中學生讀書不再像從前一樣含糊了事。從前的私塾裏面很有許多學生混名叫做「字紙簍」或「書櫃子」，因爲他們肚子裏所裝載的書雖然很多，卻一句不曾懂得，一點不能應用。這種造就「字紙簍」或「書櫃子」的教授法，不宜紹介到初級中學校裏面來。

以上所說，都是關於閱讀方面的話。現在對於初中學生作文方面，也有一點意思要發表。初中學生應多作實用的文字。張東蓀先生說：「於初級中學，國文教授不宜爲文學而應爲文章的」（參看教育雜誌第十五卷第二號張先生通訊）。周予同先生以爲「現代應用文字……瑣屑質直，不能選作模範文；但爲應付社會的需用起見，初級中學畢業生似乎不能不曉得一

點」(參看教育雜誌第十四卷學制課程研究號周先生所作新制中學的國文課程。)我對於張周兩位先生的主張，很表同意。我所謂「實用的文字」，範圍甚廣。譬如學寫各種函牘，作新聞訪稿，辦學生雜誌，編輯學校日刊或週刊等等，都可以練習實用的文字。我們並不希望製造督軍署的秘書，專門教些「等因……奉此」「等情……據此」的死格式。

還有一樣可以幫助學生練習作文，就是預備演說會或辯論會的稿件。初級中學裏面，每年應該開一兩次演說會。其目的不在造就一二雄辯家，而欲全體學生得着普遍的訓練。所以在開演說會以前，各班學生每人都要預備一篇演說稿，先在本班比賽，然後選出代表與各班合賽。演說題目最好由各人自擇，因為學生的興趣各有不同，若使全體學生演說同一題目，必有一部份學生覺得無味，因此失卻練習演說的興趣。草擬演說稿是練習作議論文的好法子。學生在校中組織學術研究會、文學討論會等等，每星期開會一

次，每次有二人輪流演說，演說完畢，大家共同討論所演說的問題。這也是於學生很有益處。至於辯論會，應該先行分組。每組三人，選定題目，正反兩面，各由一組擔任。在辯論以前，須有充分的預備。搜集材料往往須費極長時間，並須由教員加以指導。無論作何主張，總要對於反對方面所持理由研究得清清楚楚，然後逐條駁覆。措詞務求圓到，態度務求和藹大方。這種訓練，於學生作文上有極大的幫助。因為經過這種訓練的人，下筆的時候一定有條理得多。

作日記，作遊記，也是練習作文的好方法。作日記不僅可以練文字，並且於訓育上很有功效。一個學生把自己所做事體，於寫日記的時候自省一番，豈不有益？至於作遊記，很用得着優美的文字，學生自己做了一篇遊記，再把古人的遊記拿來看一下，很可以引起欣賞古文的興趣。

胡適之先生主張中學學生應該練習翻譯——把語體文譯成古文或